

劔

筭

劍筴第十五

恢度篇

凡三十九條
凡三十五事

劍和

凡二條

雅琴奏劍

盜跖按劍對孔子

拔劍屬屈盧

劍鶴

解劍爲弟子

劍闢

帶劍出胯下

陳兵觀劍

劍共車

守劍凡二條

解劍去仇

手劍責張讓

按劍叱督軍

劍驕

劍激

劍濟

劍

答劍

掣劍

席下劍

凡二條

引劍事

劍憚

讓劍表

劍頸色不變

却劍

劍升殿

慙劍

凡二條

封劍往蔡州

鄰劍

罷劔備

俟劔

按劔結衣襟

劔逐重臣

劔計事

劔筴第十五卷

明聖胃錢希言誤輯 豫章鄧漢訂正 黃陂張大猷授錄

恢度篇

德大則無所不容故曰恢度

筴曰荀子有言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夫民有血氣則有爭心讓之與爭相去千里唐許以天下讓而擔夫爭一錢之微豈非有餘不足之謂歟古昔聖賢所以守道不變恭謙

自衛臨患難而罔思苟避履危機而能
以歸全雖白刃當前曾無撓色匪大勇
之若怯也抑虛懷之足受乎故君子服
劔將以擁衛安身而實有弦韋之義焉
採聖哲揆賢豪要若孔子之於匡人句
踐並未始有其讓焉者也上商而下數
公者之度恢乎美矣雖仲尼之門不能
過也詩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筵恢度

劔和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
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
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
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
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
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盛悻然大怒張
目奮劔聲如鐘鼓孔子曰由來今女欲聞

劔策

卷十五

恢度

二

琴帳草堂

二六十八

名爲戮我於天下爲女悲歌而感之女皆
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
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
孔子瓦解而去

琴操

孔子之宋

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衛將
適陳過匡匡衛邑宋當作衛匡

人簡子以甲士圍之

史記孔子過匡類淵
爲御以策指之曰昔

吾人此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
虎嘗暴匡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
陽虎因

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

拘焉

曰惡

音身

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

世俗之惡好勇鬪狠之事

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

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

者

爲咎謂獲殃害也

則非丘之罪也

說苑孔子之宋匡簡子將

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

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

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

和之曲三終

說苑同莊子曰孔子遊于匡宋

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發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
矣而不免命也來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
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
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
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
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
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
有所制矣無幾何將命者進辭曰以爲陽
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孔子
受從者爲審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也

孔子
家語

雅琴奏劍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琅邪起觀臺臺周七

里以望東海歿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

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

王雅棄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陽一作夷

之甲帶步光之劔杖物盧之矛出歿士三

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到越

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

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棄至大王所

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而愚水行而山

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
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天子異則不可
于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趙擘越絕書

盜跖拔劍對孔子

孔子往見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拔劍
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

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惠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惠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惠也凡人有此一惠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

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百萬戶
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
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
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
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
耳今長六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
之遺惠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
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

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
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
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
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
皆巢居以辟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
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
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

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
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
害之心此至惠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
惠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
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
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
行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
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

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
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其
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崇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
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

路道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
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
不能全惠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
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
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
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
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舜孤竹
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

飾行非世抱木而歿申徒狄諫而不聽
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所忠也

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歿此四者

無異於磔磔竹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

名輕歿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

臣者莫若王子比于伍子胥子胥沉江比

于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

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歿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

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無往見盜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爲無病而自炙也

莊子雜篇

拔劍屬屈盧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拔劍屬之于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

與我必殺子屈盧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
盧可乎吾聞知命之士利不動死不忍人
臣時生則生時死則死其可劫乎白公勝
乃內其劍

劉向新序

劍鷄

信陵君方食一鳩飛入案下見屋有鷄也
鷄去乃縱鳩鷄逐而殺之信陵君暮不食
曰鳩避患投我竟爲鷄所殺我資之令左

右捕鷄百餘頭以進信陵君欲盡殺之不
忍乃按劍籠上曰誰食鳩者一鷄獨低頭
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者由是義聲

益著

烈士傳

解劍爲弟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
非圖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
聞先生非鬪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

歿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劔赴
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
劔赴深淵折蛟龍搏龜鼉此漁人之勇也
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
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
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
臣聞君辱臣歿君退則可不退則臣以血
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

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
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
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
解長劔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

墨子

劍鬪

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
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然而不鬪者不惡故
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則援劔戟

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
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

荀子

帶劍出胯下

韓信釣于城下諸母漂

以水擊絮爲漂故曰漂母

有一

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

曰我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如言公子也○劉德云秦末多失國

言王孫公子尊之也

張晏云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

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
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歿刺我不能歿出

我袴下

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勝音枯化反然尋此文

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即勝下也何必須作勝下于是信執視

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戲一作靡無

所知名

史記漢書同

唐李白詩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

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
咤從此與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

陳兵觀劍

建武三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于

湖

湖縣故城在今號州湖城縣西南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

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于嶠底

嶠即

嶠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

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

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
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斂耳樊崇乃
將盆子及丞相徐宜以下三十餘人肉袒
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珪劔及玉
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
縣故城在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瀋昌縣東酈
縣之水經注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
案熊耳山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
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

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
死不對曰臯當應歿猶幸上憐赦之耳帝
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

釋名蚩
痴也

又謂崇

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
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
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若臣計諫歸
命聖惠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
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

劍筴

卷二十五

煇度

古

翠樓草堂
二十七

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鑊中錚錚傭中

佼佼者也

說文錚錚金也鑊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佼佼好貌言佼佼者

凡傭之人稍爲勝也

後漢書

劍共車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

於潁川

部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

恂捕得繫獄時尚草

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

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

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僥
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
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
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
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
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乃勅屬縣
盛供具儲酒醪說文醪兼
汁滓酒也執金吾軍入界
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于道

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
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
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
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于是
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後漢書

守劔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方

太原人也少師事陳

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

臯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旣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劔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劔恠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惠感人若此

書

王烈字彥方平原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
回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
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
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
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惠立還歸舊廬州
閭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
得之盜者曰刑戮是甘乞毋使王彥方知

之耳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以人代擔行數十里將至家人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

行失劍于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恐
後人得之劍主于是永失欲取面購募或
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
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
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
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彥方乃
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
幸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

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祗有感乃至
于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

魏志

解劔去仇

後漢許荆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衆
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
相遇因出門解劔長跽曰前無狀相犯咎
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旣早沒一子爲嗣如
全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

歿已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
中稱其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後漢書

手劔責張讓

盧植剛毅有大節常立澄清當世之志不
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爲九
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
入拜侍中尚書張角起兵以植爲北中郎
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

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劔責數讓等讓等
自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

魏畧

按劔叱督軍

高堂隆字升平太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
也少爲諸主太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
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劔叱督
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
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徵文學轉爲相

魏志

劔驕

文帝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

將軍曹直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共召優
使說肥瘦直負貴耻見戲怒謂質曰卿欲
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
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
宜爲瘦直愈恚持刀瞋自言俳敢輕脫吾
斬尔遂罵坐質按劔曰曹子丹汝非屠机
上肉吳質吞尔不搖喉咀尔不搖牙何敢
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藥飲

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坐遂便罷也

吳質別傳

劔激

太元中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苻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効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時

原之令以成功贖鼻使黃門侍郎韋華持
節切讓丕等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
裁勿復持面見我也

三秦記

劔濟

石勒后劉侍中劉閏中妹復

一作

部胡人

也勒納之于胡門美色有惠寵張禪反于
襄城后拔劔斬之勒賴后得濟后性敏慧
多幹略理國之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

漢之風

後趙錄

留劍

宋文帝既即位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真
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
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
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
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
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

脫矣未幾謝晦進號衛將軍徐羨之等欲
即以到彥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
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
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
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
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宋書

荅劍

宋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

異之謂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曰藍田生
玉豈虛也哉時南平王樂獻赤鸚鵡普
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劄當時作
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
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莊
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謙希逸月賦
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
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

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
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
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礫
稿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
劔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爽叛帝因宴問
劔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
郵之賜土甚悅當時以爲知言拜吏部尚

書

南史

掣劔

非魏叔孫建長子俊字醜婦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太祖崩清河王紹閉宮門太宗在外紹逼俊以爲已援俊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得歸太宗事在磨渾傳是時太宗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爪牙太宗即位命

俊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
城公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將爲大逆俊
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
得兩刃七首遂殺之太宗以俊前後功重
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
校然後奏聞

魏書目

席下劔

司馬楚之字惠秀晉宣帝弟太常胤之八

世孫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
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
報復收眾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
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
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
之聞謙病果自賫湯藥徃省之謙感其意
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
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

魏書

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

北魏司馬楚之字惠秀晉宣帝弟太常胤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

劍筴

卷十五

恢復

五

梁隱軍堂
二十四

賴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
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
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
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
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徃省之謙
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
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非史

引劔事

魏世宗夜崩崔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
迎肅宗于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
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
逕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
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王
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
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當
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

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還頻遣左

右致謝

魏書

劔憚

齊謝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閒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性甚敏贍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

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湏千日俊甚
慙無言明帝廢鬱林領其入殿左右驚走
報瀹瀹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
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
又屬疾不知公事蕭湛以兵臨起之瀹曰
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
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
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

以爲已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
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
巢窟在何處晏初得斑劍瀹謂曰身家太
傳裁得六人若何事頃得二十晏甚憚之

南史

讓劍表

薛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太昌元年孝
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

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
閱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
文友蚤及對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
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感爲之憂孝通神
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
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
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劔履上殿
表猶使爲文

非史

却劔

北齊神武攻周玉璧士卒死者十四五神
武疾發周玉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璧
劔弩一發元凶自斃神武聞之劔坐以安
士衆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勅勒歌神武
自和之其辭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
籠蓋四埜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艸低見牛

羊

王僧虔
樂伎錄

劔升殿

侯景攻東府城城陷景使盧暉畧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歿者三千餘人景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射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

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景景以爲儀同使至關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詎曰朱异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像同于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造諸攻具百道攻城邵陵王綸湘東王繹等赴援景立柵相拒食稍

盡人相食者十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
萬百姓扶老携幼以俟王師纔過淮便競
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無有
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是時城
中圍逼旣久腴味頓絕簡文上厨惟有一
肉之膳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壞尚書
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軍人屠馬於殿省
間鬻之襍以人肉食者必病時景軍亦飢

不祇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
景乃與王愷計拜表僞降以河南自効帝
曰吾有歿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
此言云何可信旣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
武帝曰侯景圖逼旣無勤王之師今欲許
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歿簡文曰
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
上遲回久之曰尔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

乃聽焉景遂運東城米於石頭食乃足時
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桂
楊王慆頓江津並未之進旣而有勅班師
景旣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
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
兵背叛圍守宮闕已踰十旬逼辱妃主陵
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
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景百道攻城晝夜

不息丁卯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景乃先使
王偉入殿陳謝曰臣旣與高氏有隙所以
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奸佞懼
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臯合萬誅武帝曰
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
自衛帶劔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
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
默然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

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
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屬曰吾嘗
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
公使人自憚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
見之

南史

侯景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
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
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

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
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
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
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
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
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
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
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

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
蕭公使人自憊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
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
見亦無懼色

南史

慙劔

裴耀卿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
甫至本省具朝服劔珮博士導郎官唱接
禮畢就耀卿廳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

金史卷之九十一
三十三
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
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沓
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慚

封劔往蔡州

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
愬破懸弧城禽吳元濟裴度先遣宣慰副
使馬摠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
洄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橐鞬以軍禮

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視事蔡人大悅舊令
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
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鬪殺外餘
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
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
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
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
節度使元惡就禽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

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

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摠爲

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入元

濟婦女珍珪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

舊將封二劔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廻

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擧加

刑不盡如詔守謙固以詔止度先以疏陳

乃徑赴闕下

舊唐書

滕劔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比於權
道唯以公亮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碍於惠
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
與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
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室每退朝獨處其
中欣如也居一日將入參唯所愛卑脚犬
花鵲從旣啓扉而花鵲連吠啣公衣却行

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劔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歛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鬢衣短後衣色貌黝黃頰首再拜唯曰歟臯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惠復爲

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舍龜壽寧願以
餘生事公公謂曰待女以不歿遂命元從
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
門服袈單急曳履而抱襁嬰請于閤曰幸
爲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
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鐸薨龜壽盡
室亡去

三水
小續

罷劍備

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
李萬榮爲太子少保貶李廼虔州司馬萬
榮薨鄧惟恭旣執李廼遂權軍事自謂當
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旣受詔與即儵從
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
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
州出者言于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
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

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羞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乏始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

俟劍

鄭仁誨初仕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

嘗乘醉抽劍將事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
避仁誨端坐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于
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仁
誨果至樞極

按劍結衣襟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後王
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
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

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
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
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
大安樓前脇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
也

北夢瑣言

劔逐重臣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
元戎李都奉僞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爲

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今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歛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受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滂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滂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

臣作鎮將遇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具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尔等可言之滴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劔歷堦而上謂滴曰爲惡者非我而誰召滴之僕吏控馬及堦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滴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它日爲部將

常行儒殺之時號鍊條以其剛也

北夢瑣言

劍計事

劉彥貞兖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群盜戰敗奔吳事武王有功王遇之甚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嫚罵之信即仗一劍弃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

南唐書